

評劇

# 夫妻之間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下廠組集體創作  
紀·有·誠·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714.5

320



夫妻之間 · 評劇 ·

原 作：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下廠組集體創作

改 編：紀 有 誠

出 版 者：北京寶文堂書店

編輯部：楊梅竹斜街101號 電話三局3102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七局2887號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電話七局2047號

電報掛號 2887 號

1954年 6月 初版

36開本 34定價頁

字 數 15,000字

印 數 1—5,000冊

定 價 900元

· 評 劇 ·

# 夫 妻 之 間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工廠組集體創作

紀有誠 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 夫妻之間

# 夫妻之間

(評劇)

(根據話劇「夫妻之間」改編。爲了適合評劇的演出，對原劇中人物略有更動)

人物：張德山——工人，二十九歲。

張大嫂——德山妻，二十六歲。

孫玉英——工會委員，二十二歲。

孫蘭英——玉英妹，十八歲。

(張孫二家同住一院)

時間：一九五二年初冬，某星期日早晨。

地點：張德山的家。

佈景：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北房兩間。臺正中偏左有一門，通外院。臺正中是窗，窗下有一牀。右牆上掛有家庭照片及張德山的模範錦旗，牀頭有箱子、櫃、針線簸籬及衣裳等物。臺右有一門通廚房。靠左牆有一書桌，桌前有一把椅子，桌上有無線電、座鐘、暖水瓶及書。臺中偏右有一方桌及椅凳三個。

夫妻之間

開幕：二幕前，張大嫂上，手提一菜筐。  
嫂：（唱）清早起來空氣新，  
急忙忙上了一擔廣安門，  
買了一筐大土豆，  
新鮮豬肉整二斤，  
芹菜、韭菜各一捆，  
四兩白乾香氣噴，  
今天本是星期日，  
我要讓德山他好好開頓葷。

（走場）

（二幕開，張德山正伏在桌上寫字，  
孩子睡在床上，嫂放下筐，近張  
前）

嫂：大清早的你在寫什麼呀？

張：（頭也不抬，不在意的）提綱。

嫂：（不明白）什麼提綱？

張：就是我找的那個竅門，要給大家做個  
報告。（仍繼續寫。嫂打開暖瓶，倒  
了一杯水給張）

嫂：你喝碗水吧！

張：唔。

（嫂看他忙，不便打擾他，拿起牀頭  
張的衣服，放在洗衣盆裏下）

後臺效果：嫂與孫蘭英倆——

蘭：嚇！大嫂子真勤快呀！大清早

起來就洗衣服。

嫂：根子爹昨晚換下來的衣服，我

抓空給他淘出來，你今兒上哪

去呀？

蘭：我上生產小組領活去。

嫂：對了！你去把我的也代領來

吧！

蘭：我早捉摸好了，大禮拜的，你

還不在家陪着張大哥！

嫂：你看你這丫頭！

張：（興奮的）這竅門若能推廣到全機工

部去，一年就能給國家增產幾個億！

（繼續寫，孩子哭）根子媽！根子媽！

（無人應，抱起孩子）啲！根子醒啦！

喔！喔！別哭！別哭！爸來了！喔！

夫 妻 之 間

喔！（抱孩子坐下，擬再寫，孩子又哭，不耐煩的大叫）根子媽！根子媽！

嫂：（急上）來啦！來啦！

張：幹什麼去了？連孩子都不管了！

嫂：（接過孩子）我給你洗衣服哪！

張：（抓了抓頭）有什麼吃的沒有？

嫂：我這不剛買菜回來麼！一會咱們吃肉。

張：不行！我有事，等不了。

嫂：那我把昨夜剩的幾個餃子給你煎煎先吃了吧！

張：行啊！（嫂放下孩子下）

（孫玉英上）

玉：老張，怎麼樣？準備好了沒有？

張：玉英來了！準備的差不多了，你瞧，

我這寫了個發言提綱，回頭再按照那個草圖給大家一解釋，就更清楚了。

玉：是啊！今天這會可真挺重要啊！

（唱）毛主席發出了偉大號召，

要我們大家夥增產節約，

全國人民都響應，

工人哥們更不彀，

你增產人民幣若干萬，

他節約糧食多少包，

老張你頭一個把竅門找到，

這份功勞實在高……

（白）噢！對了，你還要把你克服困難的那個過程給大家講一下。

張：那個還講呀？

玉：怎麼不講哪！你忘了？

（唱）那時候你頭一個來把竅門找，

大家夥全都是信心不高；

李技師撇着嘴哼冷笑，

王老頭在一旁就把涼水澆，

「喬錘子」那個人更是無禮，

說什麼。

他若是找到了我就不姓喬！

可是你不灰心堅持試驗，

一次不成再來一遭。

夫妻之間

最後試驗得勝利，  
車牀上安上了三把刀。

這些事你今天都講一講，  
好讓那大家夥來把你學。

(白)你說這有多好啊！

張：對！我把它也講一講。哎！今天這會  
都是哪些人參加啊？

玉：廠長、工會主席、黨總支書記、團總  
支書記……人可多啦！

張：這麼多的人哪！(玩笑的)我可從來  
沒上臺講過話，今天我若說不出來，  
你這工會委員可得替我說去！

玉：得啦！你別客氣啦！

(嫂端一盤煎餃子上)

嫂：來，玉英，你也嚐兩個吧！這是大蝦  
餡的。

玉：好！好！

嫂：你們說話吧！我還得洗衣服去。

(下)

玉：(吃餃子)噫！味兒真不賴！

(唱)大嫂子真是個能幹的人，

家裏事不用你操一點心，

你身上的衣服應時更換，

頓頓菜做得是香氣噴噴，

一早上就起來又洗又涮，

還給你煎餃子當作點心。

這樣的好媳婦哪裏去找，

你就是打燈籠也沒處尋！

張：(白)這算什麼！誰家的老娘們不幹

這個！

玉：(唱)你這話說得不公平，

細聽我來說分明：

大嫂子好來就是好，

這一條胡同裏都聞名，

她上學念書求進步，

又做工作又查衛生，

抽時間挑花搞生產，

爲的是把你的負擔減輕，

看孩子、擦桌、掃地還把衣服做，

叫煤球、裝油、買菜整天不消停。

夫妻之間

若不是大嫂子這樣能幹，

你在廠搞生產心裏能安生？

（白）老張啊！我常聽我妹妹蘭英誇大嫂子，說大嫂這人真是沒比的！你真得感謝她呀！

張：喝！你聽你說的！好像是沒她我就活不成了。

（唱）你說這話我不愛聽，難道是沒有她我就活不成！

若不是我在外面把錢掙，她就是再有能耐也不行。你妹妹蘭英總把她偏向，整天的幫着她向我嘟囔，她們倆好比是和尙跟老道，念的經不一樣，敲的可是一樣的鐘。

玉：（白）瞧！你又來勁了不是！時間不早了，我要先去佈置一下，你也早點去。會準八點半開，就開一個半鐘頭。

張：我準誤不了，寫完就去。

玉：我走了。

（嫂上）

嫂：玉英，一會兒在我們這吃吧，（指菜筐）你看，我買好菜了。

玉：（看）啊！今兒又吃肉！

嫂：今個不是星期天麼！呆會你也來吧！

玉：好啦！（下）

嫂：（走近桌旁）瞧！餃子都涼了，你還吃不吃啦？

張：（寫字，不語）

嫂：我給你熱熱去吧！

張：我不吃啦！

嫂：你看！剛才說要吃，給你煎出來又不吃了。

張：（不語）

嫂：哎，今個我們家屬要開會選衛生模範了。

張：（不大耐煩）唔！

嫂：候選人都提出來了，我……

張：別麻煩了，你沒看我忙着呢麼！



夫妻之間

嫂：不知道又忙什麼哪！一忙就沒好氣。

（端盤子下）

（張寫完提綱欲走，發現草圖不見了）

張：哎？我的草圖哪去了？（找）

（嫂聞聲上）

嫂：你找什麼呀？

張：（不語，繼續找）

嫂：你到底是在找什麼呀？

張：你不知道，跟你說你也不懂。（還找）

嫂：你瞧！你倒說說你是找啥呀！

張：（沒找着）也許落到廠子裏了。

（穿衣欲走）

嫂：上哪去呀？

張：上廠子。

嫂：大星期的，上廠子幹麼呀？

張：有事！（急下）

（嫂把張寫提綱時打草用的一張紙順

手放在收音機下）

（蘭在外喊：「大嫂！大嫂！」上）

蘭：大嫂！……

（嫂搖手示意，怕她驚醒孩子）

蘭：我把活給你領來了。

嫂：好啊！

蘭：（掏錢）這是你挑花的工錢。哎，大

嫂，這回你得做身新幹部服，出去開

會好像個幹部樣子。

嫂：不，我早就核計好了，打算給根子他

爹買條圍脖。

蘭：大嫂子真是的！淨想着張大哥。你給

張大哥做的那棉襖做好了沒有？你若

沒工夫，我幫你做。

嫂：不用了，我早做好了。

蘭：喝！好快呀！你什麼工夫做得的？

嫂：前兩天根子爹廠裏活忙，回來的晚，

我就抓等門的工夫給他趕出來了。天

越來越冷了，若把他凍着了可怎麼

好！

蘭：你瞧！我說你淨惦着張大哥不是！

（忽然想起）噢！（掏紙條）

夫 妻 之 間

嫂：什麼？

蘭：組長還給你帶了個紙條來。

嫂：說的是什麼呀？

蘭：上面不寫着呢麼！

嫂：你給我唸得啦！

蘭：你又不是不認字，幹麼叫我唸哪！

嫂：你瞧你，幹麼「拿」我呀？

蘭：我就是「拿」你。你自己唸吧！

嫂：（無奈，接過紙條，看了一會）兩

對……挑花……

蘭：這個字攔這不唸挑，念「挑」，上聲了。

嫂：哦！可不是麼！攔這就唸「挑」

了。……兩對挑花……枕頭……枕

頭……

蘭嫂：（同時）套！

元……

兩對挑花枕頭套，工錢二萬二千

元……整！

蘭：瞧！這不都唸下來了麼！可真不賴！

你才上幾天學啊！

嫂：咳！你可別說了。

（唱）我上學已經有三月還多，

斗大字認識了許有五車。

抱着個小根子前去上課，

那份的爲難勁真沒法說，

一會兒哭來一會兒鬧，

急的我兩隻手直門哆嗦。

抱回家又怕課程跟不上，

不抱走又怕人家同學說。

下了學也沒時間溫功課，

還得要生火熱飯做針線活。

今天我若是學了五個生字，

到明天管保忘了兩個還多。

聽說是此後要改速成識字法，

學什麼註音字母「撥坡摸佛」。

倆鐘頭就學生字一百來個，

我害怕我自己準要沒轍。

（白）蘭英啊，到那時候我真怕我自

己要趕不上啊！

蘭：怎麼趕不上啊？你就是這點不好。

## 夫妻之間

(唱)大嫂你老是有自卑心情，

總覺着自己個啥也不行，

其實你很聰明並不愚笨，

學習上也努力苦苦用功，

只要你不灰心堅持下去，

速成的識字法準能學成。

就是那小根子有點累贅……

(白)是啊！這倒是個問題……(想)

有了！

(唱)蘭英我想起了事情一宗。

(白)大嫂，聽說咱們家屬要組<sup>社</sup>託

兒站了，把根子往那一送，你說這有

多好啊！

嫂：那不還得些日子麼？眼下可怎麼辦

哪？

蘭：眼下不還有張大哥麼！這兩天他的活

已經不忙了，哪天都回來得挺早，讓

他給看一會不就行了麼？

嫂：(嘆了口氣)咳！……

蘭：怎麼啦，大嫂子？

嫂：不怎麼。

蘭：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嫂：咳！可別提他了！

(唱)叫一聲蘭英你可別提他，

提起他我的心火就往外發，

別說是讓他來把孩子哄，

跟他問幾個生字都不理碴。

從前他總嫌我沒有文化，

如今我去學習他可看哈哈。

家裏的大小事他一概不管，

就好像：

我不是他妻來家也不是他的家，

整正價板着一幅木頭臉，

活像是哪個該他九吊八。

我若是打聽打聽國家大事，

他就給你來個啞呀哈呀，

不是說：

「我就是告訴你你也不懂」，

再不就說：

「你純粹是一個落後腦瓜」。

## 夫妻之間

蘭：（白）蘭英，你說我落後麼？  
他憑什麼說你落後啊！

（唱）大嫂你不論學習搞工作，那件事做的也不比別人差，就拿咱做的這衛生工作，全胡同也難把咱們這組挑。大家夥都說是你領導的好，又精明又能幹熱情也高。（氣）

（夾白）大嫂，甭理他！咱們一定好好幹，做出個樣兒叫他瞧瞧！

嫂：（白）是啊！  
（唱）從前我呆在家裏不出去，就活像是一條老母牛。自從我參加學習做工作，心裏像打開窗子見了日頭。不管是講話報告我也聽得懂，開會發個言我也不發愁。可就是回家來和他難搭話，他就是沒把我放在眼裏頭。

蘭：（白）那張大哥就不對！

（唱）張大哥他老是瞧不起你，還是他思想不對缺少學習。現如今的婦女已得解放，做工作搞生產熱情積極，當戰士做縣長都有婦女，開火車開電車還能開坦克和飛機，男人們做的事咱們都能做，幹起來比他們不差分厘。張大哥他憑什麼瞧不起婦女？憑什麼說你落後不積極？我看是他的腦瓜上了銹，得找人好好給他擦擦油泥！

嫂：（白）大嫂，你得好好跟他談談才是。  
對！照這樣下去是不成，我且得跟他好好談談了。（鐘響九下）喲！到時候了，我該查衛生去了。差一點就忘啦！瞧，我這一早上心亂的！蘭英，你給我聽着點根子吧！

夫 妻 之 間

蘭：好吧！我把他抱我們家去。哎！你可別誤了九點半的那選模範會。

嫂：誤不了。你給根子拿兩塊襪子，在裏屋烤着呢！

蘭：好吧！

（嫂下）

（蘭進裏屋。張急上，四處亂找）

蘭：（上）喲！張大哥怎麼回來了？

張：我找點東西。

蘭：是不是找大嫂子？

張：別鬧了！我這忙着哪！

蘭：（抱孩子）張大哥，我可把孩子抱走了！

張：別跟我鬧了。

（蘭下。張仍在屋裏亂翻）

張：根子媽！根子媽！又上哪去了？真亂！（向外）根子媽！根子媽！

（蘭在外聲：「大嫂去做衛生工作去了。你幹什麼呀？張大哥。」）

張：有事。

（蘭：「什麼事啊？」）

張：有要緊的事。勞駕你給叫一聲吧！

（蘭：「好！我給你叫去。」）

張：衛生工作！衛生工作！家裏這麼亂，還搞什麼工作？……還不回來！（在

屋裏亂轉，看一下鐘）時間都過了！

（嫂上）

嫂：你有什麼要緊事啊？我那正忙着呢！

張：我那張草圖哪去了？

嫂：草圖？

張：你給放到哪兒啦？

嫂：什麼呀？

張：草圖！草圖！

嫂：你攔那兒啦？

張：我這不正問你呢麼！

嫂：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啊？

張：就是那張……嘿！跟你說你也不懂！

草圖，就是一張圖，一張畫着圖的

白紙，紙上畫着一個圖！我要做報告

用的。

## 夫妻之間

嫂：那個啊！給你放這兒了。

張：快點！快點！時候都到了！

（嫂自收音機下把一張紙單給張）

張：這個我還沒看見哪？不對！

嫂：倒是哪張啊？你好好想想攔哪兒啦？

張：我若知道攔哪兒還問你麼！

嫂：（無奈）你倒找啊！

張：我呆着啦麼！

（二人同時亂找）

嫂：倒是哪張啊？

（蘭在外聲：「大嫂子，快開會啦！

我等着你哪」）

嫂：嚶！我就來。

張：還開什麼會呀！我這圖還沒找着呢！

嫂：你倒是跟我說清楚是個什麼東西啊！

要不我可怎麼找啊！

張：咳！真笨！（極端忍耐）就是一張

紙，上邊畫着一個架子，邊兒上有兩

把刀（一邊說一邊比畫）……

嫂：哦！是不是這張啊？（從學習本裏拿

出一張紙）你看對不對呀？

張：你怎麼亂抓我東西！

嫂：我怎麼亂抓了？這是洗衣服打你兜掏

出來的。

張：攔這麼個缺德地方！

嫂：缺德地方？這是我的學習本，怕給你

丟了才放到這裏。

（玉在外喊：「老張！老張！」上）

玉：老張！

張：玉英，找着了。橫是晚了吧！快走

吧！

玉：會不開了。

張：不開了？

玉：剛才你不是回來找圖來了麼，工業部

給廠長來了電話，叫他們去開緊急會

議。廠長臨走時候說，這會會很重

要，他非親自參加不可，於是就決定

把會延期。什麼時候開，等他回來再

決定。我想也就是在明後天。

張：這事鬧的！

夫妻之間

玉：那怕什麼！晚一兩天，你準備得不是更充分一些麼？

（張洩氣，不語）

玉：老張，沒關係，改天開還不是一樣麼！本來今天時間佈置得太緊。我還要到工會開會去。那兒電影要開了，你去看電影去吧！

張：不去了！不去了！

玉：我去了。可別爲這事鬧彗扭。（下）

（張默坐不語，半晌，把提綱往桌上一扔）

張：（氣）這會生讓你給誤了！

嫂：我給就誤了？我就誤你什麼了？

張：沒事就亂抓我東西！這重要的圖，給攔到這麼一個缺德地方，你讓我上哪找去？

嫂：我早上緊着問你找什麼，你又不吭聲兒。

張：噢！我什麼都得告訴你！

嫂：你不告訴我，找不着又埋怨我，你讓

我怎麼辦呢？

張：（一拍桌子）老娘們家，不懂就別亂

抓！

嫂：又說我不懂，你不跟我說我怎麼能懂呢！

（唱）你每天一清早爬起就走，

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回家，

除了吃飯喝水就是睡覺，

對我是理也不理搭也不搭。

我若是問你點廠裏的事，

你就跟我來個哼唧哈哈。

我每天在家裏又洗又做，

還得要哄孩子煮飯燒茶，

再加上衛生工作忙的夠噲，

末了兒你還跟我把脾氣發！

張：（白）嚇！你這功可真不小啊！

（唱）那家的老娘們不把這些幹？

用不着你向我誇耀一番。

告訴你啥叫鏟床和絲槓，

你還不是把白眼翻？

## 夫妻之間

跟你講什麼也沒有用，  
好比對牛把琴彈。

衛生工作你不去搞，

胡同裏也不能臭氣薰天！

嫂：你就是打心裏瞧不起我，

看我不值一個大錢。

如今的新道理我也懂得，

街道的工作也做了一大攤。

左鄰右舍沒人說我一個「不」，

都說我是個好委員。

就是你成天瞧我不順眼，

好像是我比你矮了一丈三。

(白)就是你看不起我，覺着我什麼

都不行！

張：你行什麼呀？你行！

(唱)不知能吃幾碗飯，

硬覺着自己美不啣！

(夾白)我問問你：

那麵可是你買的？

那錢可是你掙的？

嫂：聽你說出這種話，

氣的我頭發昏來眼發迷！

你不用拿這些來把我唬，

我也提給你幾個問題：

那孩子可是你哄的？

那衣服可是你洗的？

那屋子可是你收拾的？

那飯可是你做的？

張：這種活有手的人就能幹，

我不信燒火做飯還出了奇！

嫂：(白)好！你既然什麼都能幹！

(唱)從今天把我這攤給你做。

你自己哄孩子做飯帶刷鍋。

我出去找個工廠參加勞動，

你看我到底能活不能活！

毛主席解放了你也解放了我，

你爲啥還要來把我壓迫？

我也能爲人民服務，

你憑什麼瞧不起我！

張：你不用給我來講政治課，



夫妻之間

我聽過的比這多的多！

嫂：我本是你講道理，你若不服你就說說！

張：我看你真還要沒完沒結！

嫂：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說說！

受你的小看非一日，

心中的冤氣比海水多，

新中國男女權力都一樣，

許你說話也許我說，

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蘭抱孩子上）

蘭：（接唱）這屋裏真像是開了鍋。

（白）不用問我就知道，一定是張大

哥又欺負張大嫂了！大嫂！根子睡着

了！（嫂接過孩子放在床上）甭理

他！時候到了，咱們開會去吧！

嫂：好！

張：就這麼走啦？孩子誰管哪？

嫂：你現在又沒事，給看一會就不行麼？

張：噢！看孩子的事交給我了？趕明個洗

衣服做飯也都成我的了！我看婦女翻身都要翻到天上去了！要開會把孩子抱走！

抱走！

嫂：孩子睡着了，怎麼能抱出去呢？

張：你若不愛管，就把他送人得了！

嫂：你怎麼這麼不講理呀！我來你們家這

些年，能幹的活我都幹了，什麼事我

都替你着想，你哪次讓我幹活我說過

一個「不」字？可你呢，多替我想

過？你爲我做過什麼事？今兒我又不

是出去玩，你又沒事，讓你看會孩子

都不成！

（張不語）

嫂：你愛管不管，反正我不抱去開會！

蘭：你走！大嫂！你走你的！

（推嫂下）

張：哪走！回來！

（追上去，被蘭攔住）

蘭：大哥！你真不講理！孩子又不是大嫂

一個人的，你現在又沒事，爲什麼不